

尼采的语言本体论预设

李建红

(湖南工学院 衡阳 421001)

提 要:在西方哲学从近代向现代的转折中,尼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他揭示语言对哲学思维的控制作用,将语言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提出来,预见“语言转向”的发生。本文立足尼采的语言观,探讨他有关语言决定思维的思想,分析尼采眼中的隐喻与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之间的异同,剖析世纪转折上的巨匠为后世哲学家指引的研究方向,尝试为语言本体论的构建提供给养。

关键词:尼采;语言本体论;语法;隐喻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2011)03-0013-3

On Nietzsche's View of Language

Li Jian-hong

(Hun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engyang 421001, China)

Nietzsch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hilosophers in the 20th century. He discovers the control effect of language on thought, which is in the lead of philosophy, taking language as the most essential problem in the western philosophy. All of these predict the language turn. This thesis bases on Nietzsche's view of language, analysis his discussion about language and thought, compares metaphor in Nietzsche's sense and Saussure's arbitrariness of symbol, tries to provide some evidences to the research of ontology of language.

Key words: Nietzsche; ontology of language; grammar; metaphor

西方哲学经过从认识论到语言论的转向之后,逐渐走向语言本体论。国内已经有学者着手这一方面的探索(李洪儒 2008, 2010, 刘辉 2010 等)。他们分别从索绪尔(F. Saussure)和后期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的思想出发,挖掘其语言本体论的思想,提出“将人和人的世界(而不是自在的世界)作为语言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维度”(李洪儒 2008: 14)。现在看来,尼采(F. Nietzsche, 1844-1900)的语言批判尤其值得注意。在西方哲学从近代向现代的转折中,尼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揭示语言对哲学思维的控制作用,将语言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提出来,预见“语言转向”的发生。同时,语言批判也可谓是尼采哲学中最富于现代性的内容之一。有学者认为,“德国解释学、法国结构主义和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与尼采的思想亲缘关系尤为明显,大大拓展了尼采开辟的方向。如果说西方哲学在 20 世纪发生了‘人学的转向’和‘语言的转向’,那么,在这两个相关的转向中,尼采在某种意义上都起了奠基者的作用”(周国平 2008: 70)。本文初步揭示尼采的本体论语言观。

1 语言与思维

在尼采看来,西方的形而上学本质上就是逻辑本体论。“对于语言问题的重视,是 20 世纪西方哲学的显著特点。不同流派的哲学家在反省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过程中殊途同归,都认识到了形而上学与语法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以不同的、有时甚至是截然对立的方式,致力于把语言从语法中解放出来,藉此把哲学从形而上学传统中解放出来”(周国平 2008: 70)。他关注同一律与因果律的分析,支持休谟对因果律的否定。他认为,“同一”与“因果”都是知性的虚构。造成这一假象的原因之一就是逻辑的虚构植根于语言、语言结构的固化、意义的唯一论导致概念的同一规定性。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主谓结构支配人类思维而形成的因果关系。

尼采深入挖掘形而上学的根源,提出语法结构是种族心理结构的固化,是形而上学最重要的一个心理根源,从而把语言问题作为一个重大哲学问题提了出来。他写道,“从心理学上看,我们这整个概念都来自一种主观信

念:我们是原因,也就是说,胳膊自己运动……但这是一个错误。我们把自己——行为者——与行为区分开来,并且到处使用这个模式,——我们对每个事件都寻找一个行为者。我们究竟做了什么?我们把一种力感,紧张,抵抗,一种已经是行为之开端的肌肉感觉,误解成了原因,或把做这做那的意志,因为随之而来的是行动,理解成了原因”(尼采 1987: 42)。尼采认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就是对世界的解释。我们逐渐把我们对意志的误解解释进了外部世界中,常常把意志误当作行为的原因置于现象中。多年来,统治西方哲学界的万物有灵论使我们相信一切事件都是行为,一切行为都有一个行为者,一切事件的背后都有一个持存的意图。因此,“对因果关系的信仰事实上是对意志、意图的信仰”(尼采 1991: 372)。因此,两千年来,形而上学统治人类思想的原因在于人类的这种信仰已经以主谓结构的形式固定在语言中,甚至在我们不再相信万物有灵后,它依然支配着我们。

在尼采看来,笛卡尔(R. Descartes)就掉入了语法结构的陷阱。他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论断的批判就是基于语法的固有结构。尼采认为,笛卡尔的论断预设了“思必有思者”存在,而这纯粹是信仰意志的结果,使我们习惯于为行为设置一个行为者的语法习惯的表述。“语言的主语——谓语——宾语的结构造成对语法主语的迷信,于是相信‘我’是一个具有某种特性包括‘思’这个特性的实体,是谓语‘思’的前提”(周国平 2008: 81)。

在谈论因果律的来历,尼采再次强调语法上的主谓结构对思想的固化作用。他认为,“逻辑上的因果关系来自语法上的主谓结构。由谓语必有主语,而相信作用必有作用者,结果必有原因。因此,对因果关系的信仰实际上是对语法的信仰”(尼采 1991: 373)。但是我们在语言上又无法摆脱这种情况,可是它们事实上毫无内容。因此,尼采将原因的虚构归结为主语的虚构。主谓结构的存在使我们习惯于把生成和流变作为谓语,依托主语为这种行为添加一个施动者。可见,主语是语法强加于思维的,是没有实质内容的内化符号。此外,尼采还认为主语与宾语的对应模式形成主客体关系模式。在尼采看来,这一切都是语言决定思维的表现。

随着人类对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语言工具论被逐渐抛弃,将语言仅仅视为思维工具的观点成为一种皮毛之见。萨丕尔曾说过,“语言不是思维的外衣,而是思维的一条现成的路或车辙”(萨丕尔 1985: 13)。与此相近,尼采认为,“因为我们仅仅借语言形式思维,——所以相信理性的永恒真理,如果我们不愿借语言法则思维,我们就会停止思维;理性思维就是依据我们无法摆脱的一种模式所从事的解释活动”(尼采 1991: 358)。而这种“无法摆脱的模式”就是指语法。在尼采看来,正如语词造就了概念一样,语法造就了逻辑。理性思维实质上就是语

言活动。他曾经说过,“哲学家受制于语言之网”(Gebhard 1983: 123)。然而,“哲学就是以我们的语言为手段为反对对我们的理智的蛊惑所进行的斗争”(维特根斯坦 2003: 67)。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揭开语言带来的哲学谜团,破开语言引起的形而上学迷雾。也就是说,哲学家须要进一步认识人自己的语言,不再将语言仅仅视为工具,就犹如水不仅仅能用来清洗东西一样。“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维特根斯坦 1996: 85),语言是我们“存在的家园”。

2 隐喻与任意性

在尼采看来,“语言就其起源来说属于心理最退化的形式的时期,当我们意识到语言形而上学的基本假设——通俗地说便是理性——之时,我们便进入一种野蛮的拜物生灵之中了”(尼采 1987: 26)。那么,“语言是建立在最天真的偏见基础之上的”(尼采 1991: 358)。因此,尼采认为,语言发生与存在的本质是隐喻(metaphor)。这里的隐喻是哲学意义上的,而不是一种修辞手段。他体现现实与符号世界之间固有的根本的认识论差距。词作为语言单位,就是对事物的隐喻。尼采给词下的定义是这样的:“词是一个神经刺激在声音中的摹本”,“一个神经刺激首先转译为一个图像! 第一个隐喻”(Gebhard 1983: 120)。周国平认为,尼采对隐喻的概念就犹如索绪尔所说的符号,它们的根本特性都是任意性。在索绪尔看来,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之间的对应性是以任意性为主,象似性为辅的。而尼采认为,具有任意性的不仅是概念与音响形式之间的结合,甚至包括语言符号与事物原型之间的关系也是任意的。

对于能指部分,也就是声音的表征与符号的形式方面,任意性基本上没有争议,但是关于所指方面则不同。尼采眼中的所指不是索绪尔所说的“概念”,也不是萨丕尔的“印象”,而是神经刺激。他说,“当我们谈论树、颜色、雪和花的时候,我们相信知道了事物本身的一点东西,但除了事物的隐喻——它们与真正的实质全然不相符合——之外,我们一无所有。就像声音显现为沙形一样,自在之物的隐秘的X先是显现为神经刺激,然后显现为图像,最后显现为声音”(Gebhard 1983: 120)。在这段话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前期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论(picture theory),也看到了索绪尔将所指视为概念的看法并不彻底。可见,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应该是隐喻,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对应是任意的,是以隐喻的方式呈现出来的。

3 对后世哲学家的影响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尼采的思想中已经出现了语言转向的倾向。他对语言与思维关系的思考以及对粗浅认为语言是思维工具的批判等都体现出他对语言这种特殊

存在的肯定。当代哲学家希望通过对语言的反思找到一条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的出路。尼采并不是19世纪唯一一个在这条路上探索的哲学家,与他为伴的还有布伦塔诺(F. Brentano)。他们都将语言视为哲学问题的焦点。遗憾的是,这些语言哲学的星星之火在当时并没能形成燎原之势,而是在后人研究他们的遗著时才被发现的。

总体来讲,尼采对语言的态度是否定的。他认为语言的谱系决定了哲学的谱系,语言的给哲学设下了圈套,而他的目的就是破除这个圈套。尼采在谈到语言的遮蔽作用时,说道“事物的名称原是一种任意性,像一件衣服加于事物,与其实质乃至表皮全然无关”(尼采 2007: 58)。这使我们联想到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4.002节中写道的,“人不可能直接从日常语言中懂得语言逻辑。语言掩饰着思想,而且达到这种程度,就像不能根据衣服的外形来推出它所遮盖的思想的形式一样;因为衣服外形的设计不是为了揭示身体的形状,而是为了全然不同的目的”(维特根斯坦 1996: 41)。此外,在逻辑起源问题上,尼采认为,“逻辑(知性)来源于图像(Bildern)”(周国平 2008: 92)。这似乎也与其前期维特根斯坦语言观存在相似之处。

有学者认为,尼采对语言的这种形而上学追问直接影响20世纪语言转向的发生。尼采之后,哲学通过何种语言策略来摆脱形而上学的困扰使得哲学出现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个不同趋向。这种趋向逐渐发展为语言哲学的两大分支: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从弗雷格(G. Frege)开始的英美分析学派主张消除日常语言的歧义性,追求建立一种精确逻辑与形式化的人工语言,用数学符号取代日常语言。前期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R. Carnap)等都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而欧陆学派主张消除意义的确定性,保持语词的歧义性以及语言对于语境的敏感性。他们更重视语言的内容,认为形式应该服从内容,推崇活生生的日常语言。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后期维特根斯坦都对语言持这样的看法。可见,在理解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时,应当注意“在某种程度上,后期思想是对前期所反对的一些观点的回归,也是对一些前期的观点和看法的保留”(谢群 2009: 24)。“语言游戏说、家族相似性、生活形式、意义即使用和遵守规则等观点在折射本体论语言思想的同时,也表现出向欧洲大陆哲学融合的趋势。这突出地表现为他的语言观带有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通过语言关注人和人的世界”(刘辉 2010: 28)。在尼采的思想中,同时体现出前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但是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占主导地位。尼采批判形而上学时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了语言分析的方法,但是“他并不试图通过建立一种严密的逻辑语

言来排斥形而上学,因为他本质上也是一位广义的形而上学家,而正是这一点使他成为当代语言转向中人文方向的直接先驱”(周国平 2008: 120)。

4 结束语

在西方哲学从近代向现代的转折中,尼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他揭示了语言对哲学思维的控制作用,将语言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提出来,预见“语言转向”的发生。本文立足尼采的语言观,探讨他有关语言决定思维的思想,分析尼采眼中的隐喻与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之间的异同,剖析这个世纪转折处的巨匠为后世哲学家指引的研究方向,尝试为语言本体论的构建提供养料。

参考文献

- 李洪儒. 西方语言哲学批判[J]. 外语学刊, 2008(6).
- 李洪儒. 索绪尔语言学的语言本体论预设[J]. 外语学刊, 2010(6).
- 刘放桐. 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哲学[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刘辉. 本体论视域中的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观[J]. 外语学刊, 2010(6).
- 尼采. 偶像的黄昏[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 尼采. 权力意志[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 尼采. 快乐的科学[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 萨丕尔. 语言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 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全集[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 谢群. 语言批判: 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基点[J]. 外语学刊, 2009(5).
- 叶秀山 王树人. 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七卷[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 周国平. 尼采: 在世纪的转折点上[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 周国平. 尼采与形而上学[M].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8.
- Gebhard, W. *Nietzsches Totalismus* [M]. Berlin: Hamburg Press, 1983.
- Nietzsche, F. *Samtliche Werk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0.